



劉思齊 主編

毛澤東

與他的老師們

東方紅叢書

中國書店

劉思齊

劉思齊 主編

與他的老師們

中國書店

(京)新登字213号

责任编辑：里 功

车 彦

封面设计：黄晨光

技术编辑：陈 刚

• 东方红丛书 •

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们

刘思齐 主编

*

中 国 书 店 出 版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06千字

印数：1—40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508-001-6/C·7 定 价：4.20元

我心中的话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结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桌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

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尘寰离我而去，不禁怆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还亲自操心，督促我又成了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们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北京、江西、江苏、湖南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家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与中国书店通力合作出版了这套《东方红》丛书，作为纪念。

刘思齐

1992年8月30日写在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序

一代哲人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导师，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和世界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他渊博的知识，超前的智慧，和常人一样，也是从艰苦学习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他曾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说过：我们都曾经是你的子民。他经历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并目睹了它的覆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了，他和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既读过蒙书《三字经》，也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从他就教于启蒙塾师到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学生共经历的二十几位老师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老师大多是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并具有维新意识、民主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由于他的聪颖好学，他深受先生们的喜爱。

毛泽东继承了“尊师敬贤”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爱他的老师，尽管他们中间绝非都是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分子，但是他同样能从每一个老师身上汲取为我所用的知识精华，由此可见，后来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名言，正是他求学实践的伟大总结。毛泽东一生对浩如烟海的中外

知识进行过多学科的涉猎，直到晚年还像青年人那样认真地学习外语。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毕生好学永求进取的大学问家。

即使对张干这样“整过”他、与他政治立场完全相悖的老师，在几十年后，当他做了共和国主席，仍不忘师生旧情，执弟子之礼，接到中南海奉为“座上宾”，并提出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张干先生的一生。毛泽东的确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崇高典范。

毛泽东一贯重视教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教育始终在他的头脑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教育是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为学子的勤奋，对老师的尊重，对知识的渴求，将永远是每一位执鞭从教的老师，每一个用心向上的学生的楷模。

纵观毛泽东学习的一生，我们不能不说：教育的确是太阳底下最辉煌的事业。

编 者

壬申 仲冬

目 录

从点读《三字经》到“省先生”	
——毛泽东与邹春培	(1)
读经书,练书法	
——毛泽东与毛咏生、周少希	(10)
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	
——毛泽东与李漱清	(13)
感谢先生对我的培养	
——毛泽东与毛宇居	(22)
我要读书,我一定要读书	
——毛泽东与毛简臣	(34)
半年塾师,终生不忘	
——毛泽东与毛麓钟	(39)
兄长加老师的“九哥”	
——毛泽东与王季范	(43)
学堂取了个建国才	
——毛泽东与李元甫	(56)

- 没有他,我只怕出不了韶山冲
——毛泽东与谭咏春 (61)
- 走进新天地
——毛泽东与贺岚岗 (66)
- 自修是很有效的学习方法
——毛泽东与胡汝霖 (70)
- 积理宏富,力能扛鼎
——毛泽东与柳潜 (74)
- 先生喜欢这位学生
——毛泽东与符定一 (77)
- 不因数学成绩不好而厌之
——毛泽东与王立庵 (84)
- 近70年的师友之交
——毛泽东与黎锦熙 (88)
- 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与徐特立 (97)
-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毛泽东与张干 (107)
- 后生楷模
——毛泽东与罗元鲲 (116)
- 欲栽大木柱长天
——毛泽东与杨昌济 (120)
- 是老师,也是战友
——毛泽东与方维夏 (133)
- 文章妙来无过熟
——毛泽东与袁吉六 (144)

学习要深入社会

——毛泽东与孔昭绶

(148)

铁肩辣手

——毛泽东与邵飘萍

(153)

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毛泽东与李大钊

(158)

从点读《三字经》到 “省先生”

——毛泽东与邹春培

1902年春。

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一天，在这弯弯曲曲的乡间小径上，有两个人，迎着朝阳，匆忙地赶路。年长的，体格高大、魁梧、健壮，一看便知是一个勤劳节俭、善持家务、性格倔强、办事精明的农民。年少的，穿着一身新衣服，身材显得单瘦，却是粗手大脚，十分结实。身背一个老蓝家机布缝制的长袋，沉甸甸的东西在他臀部上晃来晃去，可脚步并不慢，紧跟在年长的后面。但他那宽阔的额头上渗出了一颗颗小汗珠；圆圆的脸庞上闪耀着红润的光辉；那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更显得炯炯有神。

这二人，就是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毛顺生。

拜见启蒙老师——邹春培

此时的毛泽东刚过8岁不久。身背文房四宝，随父亲去拜见他的启蒙塾师邹春培老师。

毛顺生（1870—1920年），名贻昌，号良弼。他读过几年私塾。17岁开始当家理事。年轻时家境贫寒，曾因负债过多被迫出外当兵多年。回家后，由于他克勤克俭，善于经营，终于积攒了一点钱，逐步还清了债务，家业日益发达。为了把孩子培养成能继承家业的人，毛顺生对他们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吃不穷，用不穷，人无算计一世穷”，所以，当毛泽东刚到入学年龄时，就送他到附近的南岸私塾读书。南岸私塾离毛泽东的家里上屋场不远，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毛泽东见到了他的启蒙老师：40多岁，身穿一件长袍，脸部瘦弱苍白，八字胡子很长很长。毛顺生向塾师邹春培介绍说：“这是愚子润之，已满8岁，从今后就请先生多加管教。”“莫客气！莫客气！”邹春培点点头。接着，毛泽东跪拜了他的启蒙老师。南岸私塾只收发蒙学生，所以，这样的私塾实际上是“蒙馆”。在蒙馆里，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便是从“人之初 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开始的。

毛泽东领悟能力强，记忆力也很好，但对这种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他是非常反感的。邹先生要求大家大声读书，

可是毛泽东总喜欢默默地看书。为此，邹先生非常生气。一次，他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读书，为什么不读出声来？哪有像你这样读书的，不读出声来？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不读出声来，那我这蒙馆还不死气沉沉？好，你大概都记得了，是不是？现在你就把《三字经》我教过的部分背出来给我听！”

毛泽东回答说：“你老人家省得费累，我还是不背吧？”

“怎么？你不背？”邹先生更加有气地说：“你特地来读书，不背书怎么行？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

“我都背得。”

“你还嘴硬？给我背。”

于是，毛泽东朗朗背诵起《三字经》中：“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结果，毛泽东不仅把《三字经》中邹先生教过的那一部分背了出来，就连邹先生还没教过的，他也流利地背出了一部分。因为此时毛泽东已学会了翻阅《康熙字典》。至此，邹先生怒气全消，惊喜地看着毛泽东，然而口气却是严厉地说：“润之，你坐下，今后可要听老师的话！”

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劳神，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邹先生面对这位“省先生”，感叹地说：“将来，必定了不起，会大有作为！”

从填“红蒙字”到兼收并蓄

在蒙馆里，除了读书认字外，就是练习写字。当时，练习写字全是填“红蒙字”，即是用毛笔填写已经写好的红色字体。

按照辈份，邹春培同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1846—1904年）是一辈的，所以毛泽东有时就叫邹先生为春培阿公。

在南岸蒙馆里，邹先生也教学生填“红蒙字”。可毛泽东生性就不肯循规蹈矩，对如此受约束的字很不习惯。所以，每当邹先生叫毛泽东填红蒙字时，毛泽东就说：“春培阿公，我不喜欢填红蒙字，我喜欢自己写。”春培阿公听后，很不高兴，大声教训道：“石三伢子，不是我说你么得用！从前学习写字，都是从填红蒙字开始，怎么你就要自己放开手写？路还没走得稳，就要学着跑，是要摔跟头的。”

邹先生叫毛泽东“石三伢子”，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67—1919年）嫁给毛顺生之后，头两个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第三个孩子便是毛泽东。她生怕毛泽东又“根基不稳”，便到处求神拜佛保佑。毛泽东的外婆告诉文七妹说：“我们唐家坨（现棠佳阁）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坨内有一股清泉流出，四季不竭。坨内矗立着一块大石头，高2丈8，宽2丈，石上建有一座小庙，远近闻名，人们称之为‘石观音’，何不抱着毛泽东去拜‘石观音’”

呢？”于是文七妹抱着毛泽东在他外婆的陪伴下，朝拜了“石观音”，烧香许愿，祈求保佑，还拜这“石观音”为干娘，寄名“石头”，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名“石三”，这样，“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叫开了。

毛泽东听着春培阿公的教训，却不以为然。以后每次叫填红蒙字时，仍然是放开手自己写。而且他写的字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字还好些。对此，春培阿公也无话可说，只好听其自然，并适当地加以指点。

春培阿公态度的转变及其正确的指点，激发了毛泽东对练习毛笔字的浓厚兴趣，从此，他致力于书法，十几岁就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书法成了他的终身嗜好。毛泽东初习欧阳询的字，后习钱南园怀素的狂草。投身革命后，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没有间断过书法的练习。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墨迹、手稿，其中一大部分是用毛笔写的。这些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光辉记录，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艺术珍品。毛泽东的毛笔字，兼采众家之长，自成一体，洋洋洒洒，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纵横驰骋，确有云水翻腾之姿，风雷激荡之势，在我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不愧为一位杰出的书法艺术大师。

动怒“跃足”，戏水“修身”

在蒙馆里，毛泽东是一个很调皮的、不大好管教的学生。

邹春培的母亲经常在屋前屋后晒些诸如花生、葵花籽、盐姜之类的东西，但是每次晒过之后，东西少了很多，她知道这是石三伢子和他的同学干的好事。小孩子好玩，拿点东西吃乃人之常情，不便大声训斥，于是，她改变了晒东西的地方。一次，她又晒盐姜，吸取教训后，她搬来一把梯子，把盐姜晒到屋顶上，然后把梯子搬走，她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们。同学们看到高高在上的盐姜，无计可施。这时，毛泽东说：“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拿到盐姜。”他叫同学们拿来一根长线和一根竹杆，自己捉来一只螳螂，把它系到线上，又把线扎在竹杆上，手举竹杆一攘，螳螂锯齿般的脚即将片片盐姜带了下来。同学们非常佩服毛泽东足智多谋，后来，只要毛泽东说句什么话，同学们都言听计从。

毛泽东很调皮，但是很诚实。有一次，他和同学们到一个农民菜园子里去摘黄瓜吃，被人发现了，主人追来时，同学们一个个都逃跑了，但是毛泽东没有跑，而是赶紧向主人赔不是。主人看他这样子说：“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邹先生，结果其他同学都挨了板子，毛泽东只被严厉地批评了几句。

美丽的韶山冲，山青水秀。韶山，重峦叠嶂，起伏绵延。韶峰山麓有著名的“韶山八景”。山脚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溪水清澈明净，潺潺流淌，终年不断，流经韶山冲的上南岸和下南岸。小溪周围点缀着许多池塘。毛泽东的家里屋场就是依山傍水而建，房子前面有两口紧紧相连的水塘。

生长在这环山抱水环境里的毛泽东尽管在其父亲的严厉管束下，从6岁开始就在田间劳动，但其童年的乐趣还是

无穷的。春天，同小伙伴们一起跑到油菜花田里捉迷藏，累了，就倒在田埂边，看看蜜蜂吸食油菜花蜜；秋天，和伙伴们一起爬到山上去采摘果子，或是爬到树上去掏鸟窝，困了，就躺在草地上，透过密密的树叶看那闪闪的阳光，或是闭着眼睛，静静地听那欢快的鸟儿唱歌；冬天，除了玩雪仗外，就是抓小鸟；最好玩的还是夏天，逃避大人的眼光，脱光衣服跑到池塘里，尽情地玩耍，舒心极了！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在蒙馆，毛泽东和同学们经常背着邹先生到校前池塘戏水。每次下塘游泳之前，派一个人站到塘基上放哨，看到邹先生回来，就马上通风报信，几次都是乘时戏水，及时而返，没被邹先生发现过。可有一次，遇到了麻烦。这一次，邹先生有事外出，嘱咐学生好好温习功课，邹先生走后不久，毛泽东就把先生要求温习的书温习好了。这时几个同学又邀毛泽东一起到校前池塘戏水，在他们的劝说下，毛泽东被拉下了水。下水前，像往常一样安排好一个同学放哨，可这个同学这次耐不住碧波的诱惑，也悄悄地下了水，忘乎所以地玩起来。

“先生回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只见邹先生怒气冲冲地向塘边走过来。大家慌了神，急急忙忙地爬上塘基，赤条条地抓起衣服跑散了。

邹先生走进教室，手拿楠竹板，威严地说：“今天每个人要对对子，谁对不出，就打谁的手心。”接着邹先生出了上句：“跃足”，问了好几个同学都没对出来，先生圆睁着眼睛盯着毛泽东，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先生不禁点头。结果其他同学都打了板子，毛泽东因为对得好，就免受了一次皮肉之苦。最后，邹先生说：“今天这件事，是